

诗歌港

年味

邓兆文

隔年还有几道门
那些鸡鸭鹅就跑来纠缠我
暂且冷落一下它们
完成老祖宗留下的功课
蒸年糕,包包子,炸面鱼
每一道作业,都马虎不得
最认真的莫过于家里的长辈
祖母早早请来了祖先的牌位
母亲照例不放过一丝灰尘
父亲表面上不动声色
其实正在心里忙活
他不知写一副怎样的对联
才能让人人
一进门就忘不了年味

奶奶模特表演队

奋飞

牛皮不是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
俺村最棒团队
奶奶模特表演队。

入选条件最严,
必须年满六十,
尤喜能超百岁,
稀有队员最金贵。

走台步,轻欲飞,
杨柳腰,扭出水,
场场观众都爆满,
百看不厌不怕累。

红色娘子军,
梁祝色不褪。
画报登一回,
电台报刊齐赞美。

乡村要振兴,
文化要先行。
奶奶模特表演队,
老树新枝又一春!

人间

北门大院那些人

丁丁

电视剧《父母爱情》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只要重播我就必看。老公说:真服了,你咋就看不够呢?是的,百看不厌,因为这部剧里的故事就好像发生在我身边,是真实的生活写照。

从小到大,我就住在海军航空兵莱山机场北门大院,里面住着机场的300多户人家,包括烟台山、广仁路、莱山镇等等,统称北门大院儿。北门大院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一张张动人的面孔如在眼前,一件件温馨的往事说也说不完。

我家的近邻两个人都当兵,生了孩子请乡下的小姑子来帮忙带,我们也跟着孩子叫小姑,几年后小姑也嫁给当兵的了。

同学的父亲是个飞行员,那时不到50岁,妻子临终前叮嘱他不要急着再婚,等孩子就业后再考虑,他当时答应了妻子的要求。可谁也没想到,半年后他就结婚了。

记得还有一个当兵的新婚不久,因为救落水儿童光荣牺牲了,他在农村的妻子提出要求当兵,发誓要继承丈夫的遗志。时隔十年,她改嫁丧偶的军官来到机场。

有一年我和父亲骑着自行车去回里火车站接两个姑姑来小住。她俩第一次从潍坊平原来机场,看到飞机滑行跑道上(机场有两条飞行跑道,一条是主道起飞或降落,另一条是滑行道)两个“机窝”(我们私下叫的),既像屏风,又像梯形,高高的、长有绿草的蔓垛时,竟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山呢!

大概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姐同学的大姐和我同学的大姐,一同去海南岛当兵。当时听说那边冬天不下雪感到很好奇,后来通过看书看电影,才知道那里真的冬天不下雪。

五年级时,同学迟静波一家随父亲去了北京,她曾来过一封信,老师在班上念给我们听,说她在电视上看到毛主席了,大家感到很奇怪。下课后,急忙问老师,老师说她就是这么写的。为此事我还特意写信问她,是否写错了,应该是在电影上吧?她说就是在电视上。有一天她跟着父亲去部队小礼堂看的,是黑白的像个大收音机,还有天线,可以换台。

说起朱时茂大家都知道,他演的《牧马人》可谓红遍大江南北。可你知道他妻子是谁吗?就是我们机场的范旭霞。她12岁就当了一名小文艺兵,长大后去了福州军区话剧团,后来还演过电影《咱们的牛百岁》。

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同学孙杰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医学院。我们机场大院的男女老少,无不为之欢呼,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吴玉峰和我家老三冬梅是同学,她父亲与我父亲是同事,两家人走得很

近。后来我们两家也是同一批转业。多年以后聊起当年离开机场的事才知道,原来我们两家竟然在同一列火车上,但不是一节车厢,她家去了临沂,我家去了潍坊。

一年之后,吴玉峰的父亲来烟台出差,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吴叔叔专程到手表厂宿舍看我,顺便带来了家乡特产香酥煎饼,还特意买了个大西瓜。那时我年轻想家,当见到吴叔叔那一刻,感觉就像是见到了父亲一样,眼里噙满了泪水,不知说啥好。叔叔安慰说:不要哭,等过几年结婚成家就好了,那个场景我至今难忘。

我和蒋海芸既是同学也是好朋友,我妈和她妈,还有好几个阿姨同在机场生产科做家属工,做豆腐、酱油、米酒。主要以豆腐为主,因为豆腐需求量最大,要保证部队供给食堂官兵食用。周一到周五分别给空勤灶、地勤灶、军官灶、大灶及各连队的一些小灶,只有周六家属们才可以排队每家限量买一点,去晚了就没有了。记得那时的豆腐特别好吃,8分钱一斤,是卤水豆腐,食材质量好,加工技术过硬,真的是美味佳肴啊,人人都喜欢吃。多年后,我成家了,在市场上买的豆腐,2毛钱一斤,口感和味道真的没法比,相差十万八千里。

海芸家比我晚转业一年。那年10月的一天,我骑着烟台产的飞碟牌小自行车,去海芸家玩儿,海芸的妈妈还特意为我做了一道名菜:炸蛎黄。那是我第一次吃,感觉色香味美,好吃得不得了!吃完了午饭,叔叔说:咱们家今年底也要走了,去大礼堂照张全家福吧。我说,你们去照吧,我回去了。海芸说:别走,跟我们一起去吧!盛情难却,我就跟着去了。现在想来,那张照片很有时代意义,非常珍贵。

在我印象中,最难忘的是一次看歌剧的经历。司务长孙振平去机场办事回来,省歌剧团在机场演出,演几天不清楚。我、孟芳、孙萍,就为了看这场歌剧《洪湖赤卫队》,头一天就跟吕队长请假不准,最后三人软磨硬泡外带撒娇,说破了嘴皮子好不容易队长才勉强同意。本来想途中肯定能搭上一辆车,所以没带午饭没带水。没想到事与愿违,那个年代轿车很少,路上行驶的都是大货车,可能是3个人搭车有点多,竟没有一辆车停下来拉我们。没办法又不能回去,好不容易出来了再回去岂不是掉价吗!不得已,不惜代价从牟平步行走了近一天,又饥又渴。最可气的是,累了个半死不说,歌剧也没看成,原来演出在我们仁去的前一天就结束了。

岁月悠悠,那些我青春的记忆,一直藏于心底,犹如一颗颗种子,几经风雨长成了参天大树。感恩机场北门大院部队生活的熏陶,感恩生命中所有的相遇。

流年记

父子大柳家赶年集

柳华东

一进腊月门,儿子就说要去赶个年集,体味一下小时候乡村大集的年味儿。那天正好是栖霞大柳家赶大集,这可是远近有名的大集。我们闲着无事,赶紧驱车前去,体味大集那浓浓的年味儿!

大柳家本来是乡政府驻地,后来撤了,可大柳家大集却长久地留存了下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深受周围老百姓欢迎。赶来做生意的商家有本市的,也有周边县市的,热闹非凡。

这不,刚到柳家的中心大街,远远就看见密密麻麻的人群、车流来来往往,宽阔的街道早已拥挤不堪。

赶紧找个地方停好车子,我和儿子就急不可耐地疾步走向大集。

几个卖牛肉羊肉的正堵在街头,一群人围着,议论着价格,争着抢着买自己看好的肉。一边一个穿着蓝色旧式大衣的老人把手揣进乌亮的袖子,坐着个小推车,他的眼前正摆着三筐大梨。

走进大集,人声鼎沸,买卖的东西更是让人眼花缭乱。那最惹眼的,还是红彤彤的灯笼,大红的底色,金色的花草与文字,显得那么喜庆,让人忍不住买上两盏。是啊,这样的红灯笼,挂到屋檐下门口前,该是怎样的漂亮啊!

各色的对联年画也是精彩纷呈。大胖小子抱红鲤,衬着荷花的背景,格外抢眼。这可是中国传统的年画了,年年有余的寓意是我们民族永远的憧憬,更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啊。

其中一个摊位前,居然还有一个说明:手写体对联,以区别于那些印刷的对联。手写的对联,少了修饰,很是古朴。一问,居然价格一样。手写很麻烦的,要裁纸、研墨、书写……竟然也不加价。再问,人家说,有人喜欢手写的对联,而家里老人也爱写对联,所以就手写了一些拿来卖。我很兴奋地欣赏着,机器印刷的虽然漂亮了许多,可到底还是手写的更让人觉得温馨啊。

大集上,天南海北的各色货物几乎都寻得见,卖肉的、卖海鲜的、卖蔬菜的、卖水果的特别多。水果中又以砂糖橘最受欢迎,而且价格也不贵,每斤不过3元左右。各类音色的广告喇叭震天响,那或粗或细的乡音,充满了泥土的气息,让我们听了忍不住

笑起来。其中一个卖砂糖橘的中年人就在喇叭里一直不断地喊着:“哎呀,稀甜稀甜的砂糖橘!妈呀,哪儿找这么稀甜稀甜的砂糖橘?哎呀,妈呀,咱的砂糖橘怎么这么稀甜稀甜的啊……”啰嗦吗?更多的是那份自信与夸张。他的声音果然奏效,人们围了一大圈,正抢着购买他“稀甜稀甜”的砂糖橘呢。

走着,看着,一边的小吃摊香味扑鼻,一溜的小吃很是诱人。这边的烧烤摊上,有肉串、毛蛋、铁板鱿鱼、各种麻辣烫;另一边则是馄饨、饺子、拉面、烙饼。一家一户,各有各的绝招与特色,让不少人驻足品尝。

儿子在一个卖牛下水的摊位前驻足。儿子小时候可没少吃牛下水,今天肯定是又勾起了小时候的馋瘾了。问价格,人家说35元一斤。称好了一兜,居然50多元了,我赶紧说多了。老板一听,乐了:“老哥呀,一家三口吃一顿,怎么也需要这么个量呀。一听你就是从城里来的,得了,你大老远地来,给50元好了,吃好了再来!”

一下子让利三四元,我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一桩买卖于是成交了。商家的精明与大气不能不让人钦佩。

一圈转下来,我和儿子手里提满了东西,有小米、虾、鱿鱼、烤鸭、烤毛蛋、大饼。

再回到原来卖梨的老人摊前,老人居然还在,梨好像也没少多少。

我和儿子走过去问他一句:“自己产的?怎么卖呀?”

“自家种的,你尝尝,可甜呢……我只卖1.6元一斤……”老人见我们搭话,竟有些感动一般,满脸的笑意。

问他生意如何,老人一脸无奈:“人们都爱吃肉,哪爱吃梨呀?”老人看着我们,憨厚地笑着,“如果你要,1.5元也成,反正自己种的……”

我说:“就1.6元吧……”老人不等我说完,抢着说:“说好了1.5元,哪能1.6元?”一边说,一边赶紧找兜让我拣梨。

买了10斤梨,老人坚持只收1.5元的单价,临走又拿了一只梨添上。

充满年味的乡村大集上,有浓浓的烟火气,更有浓厚的民风 and 浓浓的乡情。